

親愛的，弟弟

雨幕細密漫天遮蔽了天光，灰與白兩種色階交錯在前行的車窗，連路樹都灰濛濛起來，雨刷以幾秒的固定頻率甩開雨滴，而晶瑩的水珠卻一次次頑強地附著。和父親約九點，前一晚已用 goole map 查過地點，我小心翼翼地留意該轉彎的路口，不是沒來過，只是距離上一次已是六年前，送阿公的時候。

八點五十分左右，第一停車場已停滿，放眼望去來這的人清一色穿著黑與白，別無其他顏色。加長型豪華禮車一輛輛穿行，濃墨亮閃的車身佈滿剔透的雨珠，車輪唰唰地輾過地上的水漬，毫不猶豫地載著一具具已朽的肉身準備奔向烈火焚身處。

第二停車場稍遠，必須轉個大上坡才能看到樹林僻靜處口字型的停車格。雨仍不停的下，我撐著傘，綠格紋咖啡色泰迪熊圖案是眼底唯一的色彩，腳下到處都是凹陷的水窪，一畦一畦的，雨水滴在裡頭，泛起圈圈漣漪。

沿著階梯往下，琉璃青瓦的屋舍一幢幢莊嚴並排矗立，香煙裊裊繚繞，耳中盡是佛音梵唱誦禱，如果不是心裡明白，在悠忽恍兮之間，你會乍以為來到佛佉世尊講法的馨香國度。撥個電話給父親，父親說：「下雨天路上很塞，妳先找到解剖室，我儘快趕到．．．」

雖然心裡已有譜，待會見到你可能是什麼光景，因為前兩天剛得知消息時，大哥已對我描述你躺在租屋處最後的模樣了。

但是我還沒準備好要見你一面。已將近二年多沒有見過你了，最後一次約莫是母親節聚餐，你最重視的節日。在這之前，只有斷斷續續從母親口中得知你工作一個換過一個，理由也總是千篇一律：薪水太低、老闆太苛、同事難相處…等等，之後母親便開始經常在客廳等你歸來，帶著一身酒味與煙味。

每次回娘家，總覺爸媽隱隱的話語中都避開談你。幾年前的一個晚上，父親難得打電話給我，要我馬上回家一趟，我心中大約也猜著是為你的事。一進門，爸媽哥嫂神情惘然圍坐著，夜已經很深了，四周一片闐寂，父親從抽屜底層拿著爺爺分家時的土地田契，有六、七分吧，父親對大哥說：「明天就去農會貸款，把俊荃的賭債還一還！應該可以貸到三、四百萬．．．」父親的話一個字一個字被濃黑如墨的夜色吞噬，口中輕吐的歎息像幽咽的啜泣。那個夜晚，感覺父母親一夕間白髮皤然如雪。那些田地，一直是父親努力呵護的祖產，當別的叔叔伯伯賣田賣地換車換房時，他仍然荷著鋤頭固守著一個老農的質樸，看禾苗由青蔥翠綠轉為金黃飽滿，捍衛著彷彿可以傳承世代的祖業。那一晚，當父親顫危危的手把田契交給大哥時，我的眼底湧出無奈不捨的辛酸。

父親終究還是趕不及九點，我問了問服務中心，解剖室就在長廊的盡頭。雨勢逐漸變大，已是三月末，春寒依舊料峭。解剖室外陣仗頗大：刑警、檢察官、書記官、解剖助理員、葬儀社人員，我進入解剖室，「我是廖俊荃的家屬。」，助理員說：「先進來確認屍體。」

小弟，我以為我會承受不住，或者崩潰之類的，但我卻出奇的鎮靜，在瀰漫著濃濃屍臭味的解剖室裡，我注視著你，你已面目腐黑，根本認不出原本長相清

秀斯文的你，肉身赤裸早已褪去血色，轉為枯槁，聽大哥說在租屋處發現你時，身上已長出蛆，肉腐出蟲，應該很痛吧！

我對助理員說：「說實在，這樣子，我也認不出是我弟．．．」

助理員說：「應該沒有錯，指紋比對正確，屍袋上寫的也是廖俊荃。」

眼前已朽的屍身，應該是你？或許是你？母親在事發當天也到了租屋處，她說：她沒看過你身上穿著的那件藍色T恤，也覺得你睡姿詭異，兩個腳掌交叉，雙手上舉，棉被裹得很好．．．，但租屋現場都是你留下的痕跡，皮夾中所有的證件也都是你。面對一具樣貌已腐的屍身在眼前當下，我們打從心底拒絕承認那是三十九歲的你，大家努力在時間的刻痕裡拼湊出鮮活的你，去取代這一刻的冰涼實體。

父親終於趕到，我請他再次確認，父親進了解剖室望了望、點了點頭，相較於前天，他已經比較能接受你已走的事實。就等法醫來了，檢察官、書記官就著外面的桌子再一次訊問父親幾個問題。大抵也是確認身分之類的，後來又問了些你的朋友和你的債務往來的關係。

和在電視上所看到的社會新聞一樣，種種訊問都希望能轉換成可以解讀你---已不能發聲的你---是如何離開的？

其實，我曾多次猜想你可能的離開方式：酒醉駕車出車禍，吸煙過量得到肺癌，或者哪天因被逼債而上了社會新聞版面．．．。

那是源自於一種莫可奈何、束手無策的咀咒。但是現在看來先前的揣想咀咒，都比我眼前所見的畫面來得有存在感，至少那些猜想證明你曾真真實實地曾與死神拉鋸爬河作戰過。

每回你欠了朋友、信用卡或者地下錢莊一筆為數不小的債務後，你選擇以無聲消失的方式，不回家、不接電話，直到爸媽把能解約的定存、可質借的壽險、可抵押的土地還清債務後，你出現了，懊惱懺悔允諾自己絕不再犯，戲碼不斷重複上演，我們一直都相信----「親情」與「愛」是解救你的良方，一種「不信親情喚不回」的信念努力對抗無比強悍的血緣暴力：一種無法斬斷，時時痛擊生命、生活的至親手足。

在得知消息的那晚，滿臉憔悴的父親對我低聲泣訴：「我救不了他，我救不了他．．．」那樣壓抑哀悽的語調，是我所罕見的，印象中堅強的父親只有在阿嬤車禍過世時曾掉淚痛哭。他怕母親擔心，曾多次獨自在深夜駕車，靜悄悄地與地下錢莊約在某交流道、某公車站牌．．．，將一疊疊你所積欠的債款交給對方，並請求對方放你一馬，他也曾到賭窟把你拎回家，威脅要剝掉你的雙手雙腳．．．，一輩子素樸的父親，怎麼也沒料想到自己的晚年，還必須與債務奮戰，也不過是幾分田地，幾筆年輕時當警衛、做木工裝潢攢下的積蓄，夜擲千金的速度用一輩子來還都不夠，於是，半畝田宅、天光雲影的悠閒都成了老父晚年奢侈的想望。

你的走，成了不能說的秘密，父親說低調處理，連靈堂設置、告別式都不想驚擾親友，事情來得突然，連續的奔走，爸媽宛若急速萎謝的花，神態黯淡枯槁。我和大哥、二哥來回料理諸多你留下的事務，還是必須送你一程，前緣已了，總

需祝願你來生福慧圓滿。

在尋找適合的遺照時，多張家人聚餐、出遊的合照瞬間打開重重的時空帷幕，笑聲在相紙上凝結，呼之欲出。那樣歡樂的影像，一直以來似乎被似有實無、有形無形的距離狠狠切割。長大後，即使同桌吃飯也像陌生的熟人。

你還在小學六年級時，我已成爲大學新鮮人，開始兼家教養活自己，也給你零用錢花用，想著你會珍惜我的鼓勵，而跟我走一樣的道路：讀書、考試、上大學，甚至完成比我更高遠的夢。然而大部分的錢你都獻給了電玩遊樂場，幾次父親還要到處尋人，你蹺課，流連電玩。國三畢業，勉強考上高工，荒唐的夢並未停歇，你以休學工作賺錢買機車爲要脅，終於父親以三個月的薪水換一個承諾：至少把高工唸完。

至此，我們人生的河道已遙遠地分向兩頭……。

法醫終於在九點四十分趕來，檢察官、助理員紛紛進入解剖室，刑警在外面討論其他的案子，檢察官示意父親及我不用進去解剖室，只需在門外看即可。前一天母親還特別問我說：可不可以不要解剖？她心裡捨不得。解剖室裡頭還架設著錄影機，法醫熟練的切開胸腔肋骨，彷彿醫生進行手術般，我和父親只匆匆一瞥，不忍卒睹。我攙著父親坐下，他滿眼哀悽，好像被剖開的是他自己。你在冰冷的解剖臺上說著你生前最後幾小時的故事，這些故事的語言我們無法理解，我們需要一個專業的翻譯人，告訴我們你進入幽暗那一瞬間的方式和原因。這或許是我們能陪著你做的最後一件事了。

檢察官最後問訊完，說：「你們對他的狀況好像不太清楚喔！」我心頭一怔，的確，這兩年來，雁杳魚沉，我們各自活在自己的生活圈裡，沒有任何交集。

長大了，真的使我們愈走愈遠，問候與關心總說不出口，於是變成冷漠以對，總想你終有一天會懂得珍惜這一切。常常在餐桌上想好好聊聊天，你又往往亟欲逃開，躲避父母兄姊一字排開的陣勢，在我們面前，什麼時候，你變成一個被審判的罪人。

或者，我們從來都不曾真正的了解你。總想著，哥姊都完成大學學業，獨當一面。你何必另闢蹊徑，走一條崎嶇的路，憑添爸媽許多煩惱。我現在漸漸理解，那個長大後想融入我們的你，是曾經如此的倉惶不安。在這個家中，面對兄姊都是第一志願高中及大學畢業的你，在親友眼中或是在父母親、老師口中，你永遠可以看見自己的無能。我們不曾試著去了解你：你藉著虛偽的外表及廣闊的交友圈掩飾內在真正的自卑怯懦。因爲我們從來都認爲是你不夠努力，不夠認真，太愛玩了，我們忘記並不是每一個手足都應該擁有同樣的天份。

或許，你想逃離的正是這個家、這些兄姊、這些過多而且隱形的壓迫，這個映照自己無能怯懦卻又必須裸裎以對的家，其實你也不想任由人生如此荒腔走板……。

至此，過往的曾經，可以數算出的回憶，在你走後，反而愈來愈清晰：那些輪廓、那些場景。記得母親跟我說過，是要生你來跟我作伴的，只是又懷了個男胎，所以大你七歲的我，總像個小保姆，看顧你成爲我童年時最重要的事，記得

你第一次放開手，搖搖晃晃蹣跚學走路的模樣，我成爲分享你成長第一步的見證者。我也還記得我有一次生病住加護病房時，你避開諸多親友獨自前來探視，是下午的訪視時間，我從迷迷糊糊的昏睡中，聽到你的輕喚，看到你立於床前，我不知道你已來了多久，尷尬的你也不知道如何開口安慰我，只是輕輕拍了我說了一聲：「老姊，要保重、要加油！」就匆匆離開了，午後的陽光輕巧挪移，將你的背影拉得很長，我還來不及起身向你說聲謝謝，你已轉身消失在門後。我也記得幾年前有一次下班，突然接到你的電話，你畏畏縮縮說著想向我借錢，並且願意立借據、限期歸還，我當下冷峻地拒絕你，並且說：「在你沒有徹底悔改之前，我是不會幫你的．．．。」對話就此斷訊。

這些潦草不堪的記憶，像一座座墓塚，只能憑弔。

整理你的遺物時，抽屜有多本相簿，一張張都框著過往的笑容。場景是已經搬離二十多年的老家，廳堂前水泥砌的曬穀場依舊是記憶中灰撲撲的模樣，未因時光的移轉而改變它的容顏。紅磚堆垛的外牆安靜佇立，彷彿還在守候遠方歸來的人。我彷彿又看到你、大哥、二哥、我、還有幾位堂哥堂姊，在曬穀場前踢牛奶罐玩鬼捉人，匡噹的聲音還回盪在耳際，每年暑假，我們都曬成小黑人。

照片能捕捉到的都已泛黃灰濛，景物和我們的容顏停格在無憂的童年。曬穀場上踢牛奶罐「匡噹、匡噹」的聲音回盪在耳際，我看到還在奔跑嬉戲的我們，你卻已經先行離席了．．．。

終於，十一點左右，法醫、檢察官走出解剖室，我和父親原以爲他會給我們一個解釋，但是法醫只是輕描淡寫的說著：「初步排除外傷致死，亞當骨沒有斷裂，所以也排除被勒斃的可能，其他內臟器官、血液化驗需送至台北法醫部化驗，最後結果報告大約要一、兩個月才會知道。」他脫下口罩，冰冷地說完並且迅速趕赴下一個解剖檯。所有的疑問和遺憾依然存在。檢察官開立一張相驗屍體證明書，說可以將你領回辦後事，後續有任何線索進展會再聯絡。

無論真相如何，親愛的，弟弟，終於你可以回家了。你從一個已然忘記的出生經驗開始曲曲折折走到全然不能了解的死亡經驗結束，你解脫了，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就請你跟著佛音梵唱前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小弟，我和父親領著你離開冰窖似的冰櫃，母親、大哥、二哥都在家裡等你呢！一起吃飯吧，說說笑笑、打打鬧鬧就跟小時侯一樣？要過橋了，別往下看，小弟，橋下水流湍急，還有多處隱而不見的漩渦，我的手緊緊扶著你。穿過這條大橋，沿著長長的台一線就到家了。